

“反扒日记”晒出酸甜苦辣

【2009年5月26日 23:30】

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,从早上8点半一直忙到晚上10点半。从事这项工作这么久,经历过不少险象环生的场面,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。

忙碌之余,陷入沉思。

我承认,不少时候,我的工作别人实在是理解不了。

可我始终相信:金钱很重要,但金钱不是万能的。钱,只能买到表面一时的快乐,而买不到内心真正的快乐;钱,也买不到健康的身体,买不到无忧的童年……

缪惠强5本大小不一的日记本,都和“反扒”有关。38岁的他土生土长在桐乡,是梧桐派出所首个便衣反扒小组组长。“反扒日记”是从2002年年初开始记录的。就是从那时起,缪惠强开始与扒手斗智斗勇,也尝尽了“反扒”的酸甜苦辣。

辣——贼喊抓贼

【2005年10月3日 21:20】

今天老婆问我回家怎么那么早?我没多说,也不想说,因为心里很不爽。下午抓了个扒手,让他配合检查,这家伙狂叫假警察打人,一下子围了好多人。我和老王掏出了证件,有几个人看我们不是警察,不阴不阳地开涮我们……

那是缪惠强第一次尝到不被理解的“无力感”。

当天下午3点10分,缪惠强和同事老王在梧桐大街上逛。到花鸟市场边上的公交车站时,一名20岁出头的男青年让他眼前一亮:“点子”出现了!



手机里存满了扒手照片

【2006年5月3日 23:20】

心里酸酸的。

谨记!抓贼抓赃。

反省!今天失手不怪别人,怪我粗心。

缪惠强告诉我,这是他干“反扒”后的第三次失手,也是最憋屈的一次。

因为是“五一”长假,缪惠强和反扒组的3名同事一早就出了门。在东兴商厦一楼,缪惠强盯上了一男一女。

缪惠强很确定,半年前,他曾在桐乡医院遭遇过他们,但当时他

酸——抓贼抓赃

【2007年10月1日 23:00】

们没动手。

这两人在一楼逛了一圈后,牵着手走向商场的自动储物箱。缪惠强不近不远地跟在后面,并用眼神示意其他同事赶到商场门口守着。“还是跟得太近了,当时那个男的回了下头,看了我一眼。”男的迅速丢掉一张储物箱密码条小票,拉着同伙转身就走。

缪惠强用电脑小票打开储物箱,里面有6部来历不明的手机。可他没有半点喜悦。抓贼抓赃,这在反扒行当里尤为重要。

两人被“请”到了派出所。果然,他们一口咬定电脑小票不是他们的。因为证据不足,两人安然走出派出所。

缪惠强心里那个憋屈啊,明知道对方是贼,却眼睁睁看他们走了。晚上回家,他在日记本上只写了2句,但在床上反省了一个晚上。

苦——烟头事件

【2007年10月1日 23:00】

儿子杰杰的脖子被人用烟头烫了两个包。晚上回家才知道这事,老婆说了很多气话。我很鄙视这些背地里报复的人,有什么事都冲着我来!我告诉儿子,爸爸没有做错,你不要怕。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干了多年“反扒”便衣,缪惠强已是桐乡闹市区的名人,商家也好,扒手也好,很多人都记得他那张平凡中带着坚毅的脸。显然,扒手的报复是少不了的。

3年前的国庆节,缪惠强下班回家,诧异地看到妻子和儿子杰杰都在家里抹眼泪。他刚开口问,妻子就爆发了:“你天天在外面抓贼,人家都欺负到你儿子头上了,你怎么不去抓?”

原来,当天下午,杰杰和隔壁的小伙伴在家附近的花坛边玩。一名长头发的青年走过来,拉开杰杰的后衣领丢进一个烟头就迅速离开。

儿子杰杰的自豪让缪惠强心



老缪对扒手的招数一清二楚

去。杰杰大哭,闻声赶来的邻居将孩子送回了家。

杰杰背上烫出了两个包。等缪惠强回来时,妻子已经替儿子抹好了药膏。听着妻子的牢骚,缪惠强只能好言安慰。他知道,妻子说的也是气话,家里人对这份工作还是支持的。这已经不是扒手的第一次报复了。

在干反扒便衣的第一年,缪惠强就不得不去买了第二部手机。

“原先的那部手机半夜老来骚扰电话。”缪惠强说,他知道是扒手在报复,有时候被吵醒睡不着,他索性爬起来写日记。

缪惠强告诉我,骚扰电话并不是他专有的“享受”,每个队员都有。他打趣,干反扒便衣除了必备两只手机,还得有倒头就睡的功夫。

甜——儿子的自豪

【2009年3月5日 22:00】

晚上吃饭,老婆说儿子又在小朋友面前吹牛了,说老爸能一手抓4个贼。小孩子的虚荣心总是那么没来由,抓扒手哪有那么容易。不过至少,我这份工作能让小鬼明白,谁对谁错。

儿子杰杰的自豪让缪惠强心

里喜滋滋的。可刚接手“反扒”任务时,他其实对便衣反扒工作一点也不了解。

那时梧桐所辖区内的反扒工作还是一片空白,缪惠强从所里的巡防队转到反扒组,憋足了劲要大干一场。他巡逻时发现,在桐乡最热闹的东兴街,总有几个扒手在晃荡。“过年这段时间,聚集的扒手不下50人。有些人还很猖狂,动手时一点也不管周围人的反应。”极富正义感的缪惠强想都。

他第一次抓的扒手是17岁的四川人杨某。在桐乡东兴商厦一楼的西门,缪惠强看到,杨某正跟在一名中年妇女身后,偷偷拉开了她斜挎包的拉链……

杨某得手后准备离去时,看到了身后盯着自己的缪惠强。“他拔腿就跑,我追了差不多1里路才抓到他。”缪惠强没想到对方能跑那么快。将杨某带回所里后,缪惠强坐在凳子上半天起不来,双腿发软。

自那以后,每天晨跑成了缪惠强的习惯。能跑是“反扒”队员的基本素质之一。从此以后,缪惠强的“反扒”工作越干越顺。不夸张地说,只要他在闹市区一露脸,扒手就闻风而退。

采访后记:

采访刚结束,缪惠强就去忙他的反扒了。我赞同老缪的话,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反扒便衣队员;他的酸甜苦辣,许多反扒队员都经历过。他写“反扒日记”,最初也只是为了工作记录。但是,在有些只是寥寥数笔的日记中,我却读到了最真实、最感性的反扒境界。

■本报记者 曹志男/文 通讯员 李爱华/摄

《南下南下》塑造新中国第一代女公安 没有硝烟的暗战同样精彩



首演女公安

罗海琼说,回忆起拍摄战争戏时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尘土漫天飞扬的大场面,感觉好像就在耳边、眼前。

而剧情从艰苦的抗日战争过渡到解放战争、终于等到新中国的成立时,青格尔的另一面出现了。随着各地区的接管和建政工作的胜利结束,女扮男装的青格尔不能继续留在部队,没有亲人依靠的她无奈返乡。还好,半路上青格尔被正愁缺乏管理干部的老白拦下,最终留在了江城公安局工作。就这样,青格尔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女公安。

此时,新中国正处于非常时

期,所有一切都面临全新的改造。罗海琼说:“那个时候的‘我们’,没有任何经验,对以各种身份留在大陆的敌特分子,凭的只能是战争中的经验和对信仰的坚定。像青格尔,刚下了一个战场,又走上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暗战中。”

戏里过足瘾

“青格尔到咖啡厅传递情报返路上被劫走,几名自称是‘省厅’

的人对青格尔进行了审讯,青格尔咬破舌头自残。对方没办法,只得露出了特务原形,将她带上,来到采石厂与青格尔的商人丈夫徐子芳见了面。他们交换了各自所需的东西,作为回报对方交给了徐子芳一张潜伏名单……”

谈到这次演女公安,罗海琼表示:“我也是第一次出演公安人员,所以特别有新鲜感,穿上制服后又觉得特别威严。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女公安,所以

我也希望通过与导演的沟通,让青格尔在这个阶段能够表现出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如同战场上那个无畏、坚毅、爱掩藏自己真正想法的战士一样,虽然褪去了男装回归了女儿身,但青格尔那种岁月养成的韧性依然扎根在心中。也正是用这种隐忍,她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,破获了一件件潜伏特分子阴谋破坏新政权的大案。

■聂丽